

杨以平

黄永玉老先生去世了。我想我在童年的时候应该是见过他老人家的,因为我父亲杨可扬和他是朋友,也知道他有一个儿子叫黑蛮,一个女儿叫黑妮,记得当时家里还有老先生送的画的黑妮的画册,一本充满童趣的画了不少猴子的儿童画册。

2010年父亲去世后,为了给父亲写回忆录,我和已故的丈夫历经两年,找寻有关资料,走访有关单位以及父亲的朋友同事,知道了他与黄永玉老先生的友谊以及共事的往事,也找到了他们的一些合影,为这本回忆录增添了精彩的内容。

黄老先生曾赠送了我父亲两张他的木刻作品:《林中狩猎》和《阿诗玛》。上世纪50年代,有一位工作在东北,有志于木刻艺术的青年拜在了我父亲的门下,后因他回到原籍浙江,父亲便介绍他向杭州的著名版画家赵延年先生学习,但他仍然与我父亲保持着深厚的师生情谊。当他看到黄老先生的这两幅木刻画后,爱不释手,父亲便将其中的《林中狩猎》转赠给了他,自己留下了那张《阿诗玛》。

所幸的是,那张《阿诗玛》在历经历史的沧桑后居然还被父亲珍藏着。可惜当我找到那张《阿诗玛》时,发现上面没有黄老先生的签名。所幸的是,尽管已经有了时间的痕迹,那张《阿诗玛》保存得还是那样完好。朋友替我惋惜,并提议,趁黄老先生还健在,到北京请他补签一个名字应该不是一件难事。这些年来,黄老先生曾来过上海三次,可是由于种种原因,错过了与他老人家见面的机会。他在上海图书馆做讲座时提到他对上海还是很有感情的,并提到在上海,有他念念不忘的朋友,可惜他们均已过世。

2022年初,上海中华艺术宫为他举办了“入木”的版画作品展,看到他与我父亲这一辈老版画家的合影,不禁感慨,他们是那样的年轻、自信、充满朝气,那时的黄老先生是他们这批同道者中年龄最小的,但已是成绩斐然的“老”版画家了。看遍了所有的展品,我惊讶地发现,展出的那张《阿诗玛》居然也没有签名。

我想老先生就是那样的率真随性,现在恐怕没有人不知道那幅《阿诗玛》的作者是谁了吧,签不签名有什么关系呢?当初他送我父亲这两幅画时,应该也根本没有考虑这么多。想到这一点,我顿时释然,我不会去拿这幅《阿诗玛》去换取金钱,我拥有了它,就是珍藏了美,也是珍藏了一份对版画前辈的尊敬与爱戴。

的故乡临汾。我在曲沃县的晋国博物馆看着国宝“鸟尊”入了神;在陶寺村4000多年前的古观象台上望着从柱缝中透出的微光入了神;在丁村的明清老宅中听着呀呀呀的老纺车入了神;在尧庙殿前,看着华表的锥形——一对高耸的诽谤木入了神;在广胜寺中凝视着全世界最高的琉璃宝塔入了神……然而每一次,我又都会被导师精彩的讲解所唤醒,重新遨游在交错的时空之旅。

山河表里,家国春秋,七天的晋南游学让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我们接连受到震撼,不断发出惊叹,生发出无限的敬仰。这里是尧舜故土,这里最早被称为“中国”,来到这里,不是远行,而是回家。

考试一结束,女儿立刻说“暑假,我想天天打羽毛球!”

不一样的暑假
责编:郭影 史佳林

三计“借刀杀人”时,他列举了20个范例,其中就有春秋时代“二桃杀三士”的故事。在第十六计“欲擒故纵”的举例中有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。

2016年,作者又出版了《三十六计的艺术》。这次他概括介绍了“三十六计”的精髓和成功应用的典型范例,把“三十六计”研究推向了更精深的阶段,把中国的用兵打仗之计,进行了从“日常生活的计谋”到“人生的艺术”的二次升华。

曾几何时,看电影是一件很庄重的事,是要逢了节日或周末,与家人、朋友一起,穿上正装前往的;是要走进电影院的。那时候,我们真诚地相信,银幕里的世界同身边的一样真实,相信那些诚挚感人的爱和不卑不亢的人生;我们在身边的世界里生活,在银幕的世界里做梦。

这场梦,做得慢悠悠;可以把走进、走出电影院脚步都算进去,把回家路上闪烁的月亮、星星算进去,把看完电影后几天来做的梦也算进去。那时候,电影还在胶片上,放电影的人都是“老师傅”,心里揣着对电影的热爱,会用双手小心翼翼地轻抚胶片,就像《天堂电影院》里的艾弗多、《一秒钟》里的范电影……那时候

我们闭上眼睛,背山面河,想象距这里十公里的鹳雀楼和三十公里的壶口大瀑布,思考一下为什么人们把山西称为“表里山河”。我觉得这种体验式的学习,真的是一种享受。

回程路上,我们特意绕行中条山南麓,这里是吕洞宾的老家,有他的大美轮奂的元代最大规模官式建筑群。导师巧妙地用“宇宙”“栋梁”“基础”“钩心斗角”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介绍了中国古建筑的基本常识——原来我们一直通过我们传承的文字保持着和祖先的沟通。这里还有古代壁画的高品《朝元图》和神秘的西周古魏国城墙遗址。上完了语文课又上美术课和历史课,说来奇怪,一点都不累,也许这就叫“乐此不疲”。

世纪并在此完成了力作《随想录》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深远。为保护和展示留下的精神遗产,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,赵丽宏向大会递交了“建议在上海建立巴金故居博物馆”的提案,提案联署人中有作家冯骥才、梁晓声、贾平凹和张抗抗。提案中,没有华而不实之词,有的是可行性操作的建议。他把展示功能,如何保存、保管资料、实物、图片、影像、家具,甚至连妥善安排巴老亲属都一一列入细则。经过五年的整理和筹备,“巴金故居”在2011年挂牌开后,“故居”组织的讲座、展览、纪念及陪同等活动常能见到赵丽宏身影。

赵丽宏从在崇明知青开始写作至今文学生涯已有50多个年头了。赵丽宏铭记巴老给他题写的话,鞭策自己,毫无懈怠。他先后出版90多部文学作品。在我的书橱里排着一长溜他送的书,数了数有25本。闲暇时,我会捧读赵丽宏的作品,分享他写的生活中的熟悉的人和事,也会从文字中体会他心灵深处最真实的情感。

赵丽宏从在崇明知青开始写作至今文学生涯已有50多个年头了。赵丽宏铭记巴老给他题写的话,鞭策自己,毫无懈怠。他先后出版90多部文学作品。在我的书橱里排着一长溜他送的书,数了数有25本。闲暇时,我会捧读赵丽宏的作品,分享他写的生活中的熟悉的人和事,也会从文字中体会他心灵深处最真实的情感。

赵丽宏从在崇明知青开始写作至今文学生涯已有50多个年头了。赵丽宏铭记巴老给他题写的话,鞭策自己,毫无懈怠。他先后出版90多部文学作品。在我的书橱里排着一长溜他送的书,数了数有25本。闲暇时,我会捧读赵丽宏的作品,分享他写的生活中的熟悉的人和事,也会从文字中体会他心灵深处最真实的情感。

赵丽宏从在崇明知青开始写作至今文学生涯已有50多个年头了。赵丽宏铭记巴老给他题写的话,鞭策自己,毫无懈怠。他先后出版90多部文学作品。在我的书橱里排着一长溜他送的书,数了数有25本。闲暇时,我会捧读赵丽宏的作品,分享他写的生活中的熟悉的人和事,也会从文字中体会他心灵深处最真实的情感。

德国的“三十六计”研究

桂乾元

此书甫一出版,热销异常,轰动德国。不仅军界、商界,甚至连政界、学术界也竞相购买。不到半年,此书的好几个语种的本问世,甚至连该兵法发源地的中国也出版了译本,销售几十万册。这位汉学家先将那“三十六计”逐一用汉字写在每计之首,并注明汉语读法(拼音),接着用德语对每个字义作了直

译解释,然后再用相应的德语或语或表达进行翻译。正文是作者对此计谋的介绍和诠释。首先介绍的是计谋的出处和历史来源。他用讲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,内容生动有趣。更绝的是,作者在解释中还穿插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故事和当代大事,以之为成功运用有关计谋的范例。比如,在讲到第

曾几何时,看电影是一件很庄重的事,是要逢了节日或周末,与家人、朋友一起,穿上正装前往的;是要走进电影院的。那时候,我们真诚地相信,银幕里的世界同身边的一样真实,相信那些诚挚感人的爱和不卑不亢的人生;我们在身边的世界里生活,在银幕的世界里做梦。

这场梦,做得慢悠悠;可以把走进、走出电影院脚步都算进去,把回家路上闪烁的月亮、星星算进去,把看完电影后几天来做的梦也算进去。那时候,电影还在胶片上,放电影的人都是“老师傅”,心里揣着对电影的热爱,会用双手小心翼翼地轻抚胶片,就像《天堂电影院》里的艾弗多、《一秒钟》里的范电影……那时候

我们闭上眼睛,背山面河,想象距这里十公里的鹳雀楼和三十公里的壶口大瀑布,思考一下为什么人们把山西称为“表里山河”。我觉得这种体验式的学习,真的是一种享受。

回程路上,我们特意绕行中条山南麓,这里是吕洞宾的老家,有他的大美轮奂的元代最大规模官式建筑群。导师巧妙地用“宇宙”“栋梁”“基础”“钩心斗角”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介绍了中国古建筑的基本常识——原来我们一直通过我们传承的文字保持着和祖先的沟通。这里还有古代壁画的高品《朝元图》和神秘的西周古魏国城墙遗址。上完了语文课又上美术课和历史课,说来奇怪,一点都不累,也许这就叫“乐此不疲”。

最后,路过闸北公园,才发现原来宋教仁的墓在这里,悲壮的感觉由此又添几分。

我们闭上眼睛,背山面河,想象距这里十公里的鹳雀楼和三十公里的壶口大瀑布,思考一下为什么人们把山西称为“表里山河”。我觉得这种体验式的学习,真的是一种享受。

回程路上,我们特意绕行中条山南麓,这里是吕洞宾的老家,有他的大美轮奂的元代最大规模官式建筑群。导师巧妙地用“宇宙”“栋梁”“基础”“钩心斗角”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介绍了中国古建筑的基本常识——原来我们一直通过我们传承的文字保持着和祖先的沟通。这里还有古代壁画的高品《朝元图》和神秘的西周古魏国城墙遗址。上完了语文课又上美术课和历史课,说来奇怪,一点都不累,也许这就叫“乐此不疲”。

最后,路过闸北公园,才发现原来宋教仁的墓在这里,悲壮的感觉由此又添几分。

2002年11月25日,是巴老喜逢99华诞的日子,赵丽宏来到病房给他庆生。他走进病房见巴老缠绵病榻,无法与之交谈。见此,一阵酸楚涌上心头,他赶紧退至外间。

赵丽宏坐在外间的沙发里,沉浸在巴老关心、扶持年轻作家的温暖时光中。那是1986年元月的一天,他与王安忆、宗福先、王小鹰、陈村、赵长天、程乃珊等青年作家在寓所客厅围坐在巴老身边聊天,大家敞开心扉,尽情交流。可如今……

2005年10月17日午后,巴老的病情十分危急。得到消息后,赵丽宏、陈思和、宗福先、赵长天、陈丹燕、孙颢等作家先后赶往医院,聚集在病房外间焦急地期盼巴老能转危为安。可是,天不遂人愿,傍晚时分,巴老与世长辞。

四个多月后,赵丽宏感到巴老在武康路113号居住了半个多

年初热播的电视剧《狂飙》中有运用“三十六计”的情节。这使我想起德国的“三十六计”研究。德国弗莱堡大学一个汉学教授研究“三十六计”别具匠心,充满创意,简直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他撰写了研究我国“三十六计”的长篇巨著《Strategem》(汉译《计谋》)。1992年,

哪的。小脸上,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十分讨人喜欢。后来,当我见到小凡站在巴金爷爷身旁的合影时,他已上小学三年级了。1994年除夕,赵丽宏带着儿子去巴金寓所向巴老贺新年,这是小凡第二次见到巴老。他爱画画,这次去他是带着画作《雪天里的童话》给巴老的。巴老见了高兴地说小凡长高了。过后,小凡问父亲:巴金爷爷的头发一直是这么白的吗?赵丽宏想了想说:“不,他年轻时,也一头黑发。这些黑发,已经变成了一本本书,变成了深刻的思想,变成了许多动人故事,永远留在了这个世界上……”

1996年,赵丽宏随上海作协主席团成员徐俊西、王安忆、叶辛、赵长天看望巴老,刚巧,中国作协时任党组书记翟泰丰也在。大家便在一起谈论着文学发展前景等话题,气氛很为热烈。过后,我把这次在病房的同框合影送给赵丽宏留念。

1984年末,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,我在做会务工作时与赵丽宏相识。不久,他调入作协从事专业创作。我俩便成了同事。单位住房分配时,把我们分在浦东的同一个小区内,于是就有了近邻这层关系。

1985年,作协有事让我通知赵丽宏。进门后,我见靠墙的写字桌上的台灯亮着,他正伏案写作。我知道专业创作队伍组建不久,各种会议、活动多。再者,他还要随王元化先生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墨西哥、美国。他的报告文学《有一个中国音乐家》获首届上海市文学作品奖。那时他儿子刚出生,需要帮助照料,还要挤时间搞创作。公事私事忙到一起去了。我待了一会刚想离开,赵丽宏拿出新作《维纳斯在海边》签上了名,这是我得到他的第一本书。回家后,翻看新书,我看到了巴老曾亲笔为他题写“写自己最熟悉的;写自己感受最深的”。

有一天,赵丽宏伉俪怀抱儿子小凡上我家玩。小凡长得胖嘟嘟的。小脸上,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十分讨人喜欢。后来,当我见到小凡站在巴金爷爷身旁的合影时,他已上小学三年级了。1994年除夕,赵丽宏带着儿子去巴金寓所向巴老贺新年,这是小凡第二次见到巴老。他爱画画,这次去他是带着画作《雪天里的童话》给巴老的。巴老见了高兴地说小凡长高了。过后,小凡问父亲:巴金爷爷的头发一直是这么白的吗?赵丽宏想了想说:“不,他年轻时,也一头黑发。这些黑发,已经变成了一本本书,变成了深刻的思想,变成了许多动人故事,永远留在了这个世界上……”

1996年,赵丽宏随上海作协主席团成员徐俊西、王安忆、叶辛、赵长天看望巴老,刚巧,中国作协时任党组书记翟泰丰也在。大家便在一起谈论着文学发展前景等话题,气氛很为热烈。过后,我把这次在病房的同框合影送给赵丽宏留念。

作家杨葵

陈佳勇

杨葵的三卷本自选集《枝条载荣》《静寄东轩》《愿言怀人》里有许多令人感念的故事。认识杨葵老师已经二十年了,这二十年里我最佩服他切换身份的游刃有余,职业生涯多有变化。前年我出版自己的长篇小说,请他写推荐语,当时杨老师的身份是“作家、出版人”。时至今日翻看这套自选集,我更加明白,凡事坚持做上三十年、三十五年,这身份方才守得踏实。

我当年认识杨葵的时候,他是“少壮派”,气息上还是“张扬”的。那是2001年的三月间,我读大二,开始在作家社实习打下手,所在的五编室真是出版神话一般的存在。五编室总共四位编辑,分别是:杨葵、袁敏、王淑丽和唐晓渡。杨老师岁数最年轻,却是领导,孟京辉(先锋戏剧档案)、王安忆《长恨歌》均出自他之手,以为是文艺编辑,随手来上一本《哈佛女孩》就是一百万册的销量,这是杨葵的出版风格。那会儿,杨葵三十三岁,社会上有名气,又有家学渊源,在我这种“上海小朋友”眼里,我以为的北京文化圈大概就是杨葵这样的。

不想成,杨葵没过多久竟然从作家社辞职,到上海参与组建一家民营发行公司。杨葵当时居住在衡山路,把衡山路上那家著名的“寒舍”餐馆当成了自己的小食堂,招待各路知名作家,特别是知名女作家。不过没多久,杨葵又从上海回了北京,继续做出版。

2014年,我也到了三十三岁,在北京一家影视上市公司做高管。杨葵知道我来了北京了,便时不时叫我见面喝茶。杨葵在高碑店那里有一间偌大的工作室,2016年还办了一个叫“纸边儿”的书法展,我去看了,觉得那正是我若干年后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状态。杨老师对我笑笑,也不多说话。

2020年的夏天,我换了人生职业生涯的第四条跑道,从事艺术品拍卖工作。其实,这里的因缘际会也有一部分源自高碑店的那间工作室。杨葵在工作室里挂了许多碑帖,又带我看了当时艺术中心里的许多油画作品,讲了他最近在参与的美术馆建造计划。

如今每到拍卖季,我都会给杨葵寄图录,他对我们图录里的碑帖和古籍刻本很有研究。这些年,杨葵又换了一种状态。平日里,要么人在北京,要么就在宜兴的阳羡溪山写作,那是个好地方。

杨葵老师出版的八九本书,我都看了,也都藏着。平实的文字里,颇多感怀。杨葵年长我十三岁,虽说是熟人,但也不可能天天见面闲聊。好在有文字记录,翻开这些文章,我努力体会作者的心境,当年我看他,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,等到我也到了相似的年龄,再回望自己,好像有点懂了。这种体会,很特别,也很有趣。

杨葵老师出版的八九本书,我都看了,也都藏着。平实的文字里,颇多感怀。杨葵年长我十三岁,虽说是熟人,但也不可能天天见面闲聊。好在有文字记录,翻开这些文章,我努力体会作者的心境,当年我看他,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,等到我也到了相似的年龄,再回望自己,好像有点懂了。这种体会,很特别,也很有趣。

杨葵老师出版的八九本书,我都看了,也都藏着。平实的文字里,颇多感怀。杨葵年长我十三岁,虽说是熟人,但也不可能天天见面闲聊。好在有文字记录,翻开这些文章,我努力体会作者的心境,当年我看他,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,等到我也到了相似的年龄,再回望自己,好像有点懂了。这种体会,很特别,也很有趣。



嘉树森梢一百章 王文甫(中国画)

在上海出生长大,我迫切地想知道从现代都市“穿越”到古老中国是一种什么体验。今年暑假,我很幸运地参加了“好字在”组织的晋南游学。在那里,我不仅体验到了书本中的“字在”,也体验到了真正的游中学、学中游的“自在”。

游学的第一站是山西运城。下车伊始,游学导师把我们带到位于城市之中的舜帝陵。不用说虬劲的古柏、古朴的殿阁、巍然的封土,单就只是这里的“鸣条”(商汤灭夏的古战场)和“复旦”(舜帝重振炎黄部落称)两个地名就让我激动万分。原来这里不仅离历史书那么近,离我们上海也不远!

第二天去往运城最西端的风陵渡,看黄河在这里“大拐弯”。一路上边聆听导师给我们讲“假途灭虢”的故事,一边眺望着路边如苍龙伏地的中条山,我陷入了沉思:果然,学中文的本质就是学历史,学历史的本质就是学地理——不亲自来到这里,

你是万万想不通为什么晋献公非得费尽心思借路翻山,而不选择绕开中条山的。愉快的“大巴课堂”不知不觉间就结束了,我们来到了传说中风姓的女媧陵寝——风陵渡。同行的人在热切地讨论杨过与郭襄,而我早就急不可耐地加入到了黄河上快艇冲浪的队伍中,能在母亲河里尽情地撒欢,这样的机会可不多。在快艇飞溅的浪花中,我看见了洛河与渭河交汇后一起流入黄河的“黄渭分明”的奇观。顺着导师手指的方向,我望到了河滩之上西侯度一百八十万年前人类最早用火的遗迹。用手轻轻撩起浑黄的河水,她从那里开始变得那么开阔,那么宁静,我仿佛看到了洛阳、郑州、开封……一座座伟大的历史名城被黄河浇灌、滋养。上岸后,导师把大家集合起来,手指对岸的潼关古城,让

你是万万想不通为什么晋献公非得费尽心思借路翻山,而不选择绕开中条山的。愉快的“大巴课堂”不知不觉间就结束了,我们来到了传说中风姓的女媧陵寝——风陵渡。同行的人在热切地讨论杨过与郭襄,而我早就急不可耐地加入到了黄河上快艇冲浪的队伍中,能在母亲河里尽情地撒欢,这样的机会可不多。在快艇飞溅的浪花中,我看见了洛河与渭河交汇后一起流入黄河的“黄渭分明”的奇观。顺着导师手指的方向,我望到了河滩之上西侯度一百八十万年前人类最早用火的遗迹。用手轻轻撩起浑黄的河水,她从那里开始变得那么开阔,那么宁静,我仿佛看到了洛阳、郑州、开封……一座座伟大的历史名城被黄河浇灌、滋养。上岸后,导师把大家集合起来,手指对岸的潼关古城,让

